

战斗在嫩漠尔河畔



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王 钧

战斗在嫩漠尔河畔

ZHANDOU ZAI NEMOERHE PAN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斗在博尔河畔

CHANGCHU JIAI HUANGHONG (1994)

• 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

战斗在纳谿尔河畔

王 钧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60年·哈尔滨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三八年，侵占祖国东北的日本鬼子，疯狂地进行“讨伐”活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十二团奉命直奔通北、北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本书通过一连串生动的故事，介绍了这个团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作者以淳朴的感情，歌颂了党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领导，歌颂了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抗联战士的光辉形象，歌颂了与抗联有着血肉联系的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丑态。

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战斗在訥谿尔河畔

王鈞叙述 肖孟然整理

富册志插图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里森林街14—5號)

地方国营建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照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3}{8}$ ·插页6·字数39,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

书号：0063

统一书号：10.219

定价：(6)二角八分

出版說明

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國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內反動統治階級，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無數革命戰士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堅貞不屈，英勇頑強，作出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許多革命烈士為了祖國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為了頌揚他們的丰功偉績，學習他們的高貴品質，我們今後將陸續出版下列四個方面的書籍：東北革命烈士生平事跡片斷、東北人民革命鬥爭回憶錄、東北人民革命鬥爭故事和東北人民革命詩詞歌謠集。

這些書籍有的是親自參加過當時鬥爭的同志撰寫的，有的則是採訪記錄下來的。因為這些書籍反映的都是多年以前的革命鬥爭事跡，我們雖然經過認真地核對，但可能仍有遺漏的地方或不確切的地方，希望讀者惠予指正。

講述和記錄的同志，委託我們在這裡向讀者說明一下：原在東北堅持革命鬥爭的同志們和烈士們的生前戰友、同學和親屬，熱情地為我們提供材料和意見，謹此表示衷心謝意。

我們衷心感謝原在東北堅持革命鬥爭的同志和有關部門，在百忙中為我們審閱稿件。並對為我們積極撰稿的同志們，致以謝意。

目 录

进军平原

踏上征途	1
雪中寻食	4
误入拉拉屯	8
变成騎兵团	11
兆麟将军来了	12
河畔第一仗	15
再战古家窑	19
除掉高四闾王	22

巧取北兴鎮

雨季露营	27
出山	31
調虎离山	34
夜进北兴鎮	37

巴格布

摆渡紅軍	42
摆渡口	46
“走着瞧吧！”	48

带敌寻亲.....51

攻克訥河

新的指示.....53

高粱地里.....56

小杂货店.....60

北大营的枪声.....63

活捉孙团长.....65

打开监狱.....67

踏上新的征途.....68

进军平原

踏上征途

一九三八年冬初，东三省仍然是陰云密布，星月无光。日本鬼子和伪军的“讨伐”活动日益嚣张。“讨伐队”、手枪队、特务、警察、狗腿子到处窜扰，残踏百姓。归大屯，建立保甲制度，企图切断我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使我地下工作者无法配合部队活动。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更好地开展游击活动，发展部队，撥云见日，在我刚被派到抗联六军十二团任政治主任不久，部队就奉命从海倫东八道林子出发，日夜兼程，奔赴通北、北安一带。

十二团经过西征受挫之后，当时只有一百多人，团直轄連，沒有营的建制。团长是二师师长張傳福的四哥，农民出身，不識字，原在后方工作，刚來部队不久。人長的壯实，外号叫張四大个子，不愿多說話，也不愿出头，憨厚耿直。他到了部隊

就赶上西征受挫，思想上不大痛快，所以这次接受任务后，态度上不是那么果断，情绪上也有些低沉。他这种情绪，很快地感染了部队。

天气在往冷转。干部和战士还都穿着单衣，脚上穿的是露着脚头的破胶鞋。米袋子空空的。部队就要在这种情况下完成新的任务。

这就是我刚到十二团当时的处境。我是政治主任，党代表，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

动员工作是从张团长开始的。他年龄比我大，生活经验多，我和他是第一次处在一起。起初，他看我是个二十几岁的毛孩子，不大信任，我说的话他有些带信不信的。虽然这样，经过我说服之后，他那阴沉沉的脸开始有了笑容。接着我把几个连长、指导员找来开了个会。几个连的干部都是年轻小伙子，情绪都很旺盛，态度很坚决，都说宜速不宜迟。他们的爽朗的态度又一次触动了张团长。

任务重，时间紧，一刻不能耽搁，行动稍有迟缓，被敌人发觉就更不利了。开完这个会，接着就开大会。

会场设在一个漫山坡上，同志们都相依而坐，都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这个刚到任不久的主任，看样子好象在我身上还有些疙瘩没解开。会开始了，我摆了情况，讲了任务，说出了办法。我很激动地说：“同志们，天底下是个空堂子，敌人的封锁不可能把天底下都摆满了，一个人就是五尺多高，二尺多宽，

只要有個二尺多寬的縫子我們就能鑽過去，因為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是人民的隊伍。沒有吃的穿的不要緊，到敵人那里去拿，沒有槍炮子彈也不要緊，到敵人那里去奪。”

我的話音剛落，同志們就交頭接耳地談起來了。有的說：“干，誰也不是尿種！”“為了革命，上刀山下油鍋又算得了什麼！”……戰士們的激昂聲音一個接一個，由小而大，匯成了一支洪亮的高歌，震蕩着山谷。

事情很明显，戰士都是好戰士，關鍵在於領導。

這些事情都是在一天內做完的。

夜幕拉開，滿天星斗。部隊從八道林子出發了。我走在最前面，因為我在這一帶活動過，道熟。沒有地圖，也沒有指南針，黑天只好靠星星。我在山里活動慣了，也摸著了星星出落的規律和方位，走道保准錯不了。

部隊沒有走深山老林，是沿着密林和大羊草甸子邊走的。風吹老林，發出嗚嗚的叫聲，沒進過山的人一定會認為這是一種什麼野牲口在群叫。我們的腳底下是水，半尺多深，水里已經結了冰渣子和冰塊塊，穿著破膠鞋的腳踏上去，象針扎似的鑽心；冰渣子把腳底划破了，血往外滴，水往破口處浸，火刺燎的。開始走在水水里是感到涼，泡得骨頭節痛，時間長了，腳不是痛，而是發木、發暖、發燒了。

穿一段林子，走一段草甸子；走一段草甸子，又穿一段林子。有的同志走不動了。十四歲的小林躺在地面上就起不來

了。我把他扶起來，背着他走，一边走一邊給他講故事，減輕他思想上的負擔。其實我也不比別人好，渾身上下沒有一處好受的地方，腳和腿肚子都腫了，腳趾頭上划的一個口子一個口子的。所有走不動的同志都有人扶着，這不是受了我的感染，而是我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老傳統。

東方一片虛青，寒風刺骨，同志們冷得直打牙巴鼓。部隊穿出了羊草甸子走上山崗，找到了通北東山的王治國炭窖。

我在這裡活動過，燒炭的把頭認識我，事情好辦。我們部隊連一粒米也沒有了，我和他說了說，他很痛快地給了我們三袋子結子米，馬上煮了一些，同志們分着吃了。

在同志們吃飯的時候，我把炭窖把頭拉到一個木墩子上坐下。我掏出了一張紙，畫了個大十字，然後請炭窖把頭說周圍山林和村子的情況，我都做了標記。同志們吃過飯，我這個小地圖也就畫成了。這是我們的習慣，沒有指南針，也沒有現成的地圖，每走一個地方畫一張，幾張湊在一起，就是一張很好的軍用地圖了。這樣的地圖雖然不象個樣子，可是很實用。

日頭東南晌，我們又繼續前進了，直奔北安東山樺子營，準備在那裡立住腳，搞個小後方，好開展游擊活動。

雪中尋食

部隊從王治國炭窖出來，就又鑽進了林子。樹高林密，不透風。穿着單衣，走在這兒，倒覺得暖和多了，爬上一道崗

子还要出上一身汗呢！

天寒，衣薄，无粮入口，同志们眼眶子突出来了，走起路来也没精神。山野里，野猪、狍子、鹿、熊瞎子有的是，可是不能打啊！一是子弹少，二是一打枪敌人会象蚊子一样盯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引来敌人反而不利，只好任凭这些玩意儿自由自在地鼠来鼠去。

我和张团长研究了一下，决定穿出林子，到附近有伪军局所的屯落里去一趟，缴自卫团的械，弄些子弹出来，补充补充自己，顺便把他们的粮食搞些出来。

决定了，就立刻行动。听说去打自卫团，同志们情绪高起来，人人都紧了紧裤腰带。

夕阳西下，彩云东移。我们穿出了林子，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

老天不长眼，偏偏又扬起了满天梨花。北风如针，刺身入骨，冻得同志们直打寒颤。怎么能不冷呢，在下大雪的时候还穿着单衣，光着脚板。

雪还在下，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地穿出了草甸子，冲入了杜家围子和管家烧锅。这里的自卫团、地主大排隊，个个都象纸糊的似的，没有打就自动地把枪缴了，地主还自动地把粮食送上了门。搞到了弹药、粮食，我们出山的目的就达到了。为了免生麻烦，我们迅速地离开了杜家围子和管家烧锅。

我們出山的消息被駐在通北和北安的鬼子知道了，敵人象餓狼似的尾追上來。

路上有雪，走過後留下清晰的腳印，這樣是不行的，敵人碾着腳印就能追上來。敵人又都是騎兵，我們是步行，趕上來就一定要吃虧。我們派了幾個人，走在隊伍的後面，用大樹枝子和樹條子，把走過的腳印掃掉，邊走邊掃。他們是很累的，要倒着走。這樣還不行，我們又把部隊分開幾個小隊，約好了會面地點，分頭去走，多走幾趟腳印子出來，迷惑敵人。

嘿，這時候老天好象長了眼睛，又下起雪來了，我們走過的腳印很快都被雪蓋上了。

這天夜里，我們又進了老山密林。

在山里連續轉了幾天，搞到的一點點糧食又要吃光了；再出山吧，不行了。小鬼子把這一片林子封死了，要出去就得傷人。怎麼辦呢？

我和張團長商量了一下，決定把剩下的一點糧食集中起來，選派幾個人騎上馬直奔北安東山，找個合適的地方，搞個小後方，作為部隊活動的立腳點。事情決定了，張團長帶着幾個人先走了，部隊繼續穿山前進！

白天走，晚上走，吃不上東西，也睡不着覺，天又一天比一天冷起來。真是飢寒交迫啊！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摔倒了，把臉摔腫，可是他們爬起來就走。

一天，部隊來到了通北東夔家窩棚附近的山里。下午，在

山里碰上了三个从箕家窩棚出來打獵的人，这里边有孟把头。他們三个人都参加了部隊，部隊又增加了新的血液。这是我們穿山越嶺一个月來在山里第一次碰上人。碰上了人，事情就有些好办了。我記得在箕家窩棚近处，烏裕尔河有我們的地下工作者，通过他們能買点粮食送上來。我把我的想法和柳鳳明团副談了，他非常同意派人下去買粮食，并且表示自己要去。商量好了，就把所有同志身上剩的一点錢集中起來，一共才湊五十塊錢。

柳团副帶上錢，扮做打獵的人，約好了回山的地点、時間，就和一个打獵的——姓展的一起下山了。

柳团副回山的時間到了，可是还不見他归來。我們估計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或者遇上敌人不便进山，耽擱下了。我把同志們从第一个接头地点帶出來，來到了約定的第二个接头地点，等了一天，还是不見他归來。

为了防备万一，我們决定部隊立即离开这里，奔向新的地区。后來才知道柳鳳明当了可耻的叛徒。

从此，我們的活动更加困难了。下山的人一直沒回來，敌人封山封的更緊了，我們几次試探想出去一下，都沒有成功。山上的积雪已經沒膝，同志們光着脚板走在雪上，手和脚都冻裂了，臉也冻腫了。冷得实在頂不住了，我們就站下來攏火烤一烤。餓又怎么办呢？飢餓在嚴重地威脅着同志們的生命。

部隊轉入北安境界。林子里滿是橡樹，在雪底下，發現了

冻橡子。这玩意儿虽然冻的挺硬、發澀，但总可以糊口。發現了橡子，部隊就暂时在这里停了下来，立即展开了一个揀橡子运动，我們宣布凡是揀得多的都有獎。

橡子也是不好揀啊，雪有尺半深，要用脚把雪撥开才能找得到，有时扒开了一大堆雪，連一顆橡子也揀不着！有时为了揀一顆橡子要走上一里地。小子最活躍，年齡小，腿脚灵便，揀的也最多。

森林里升起了熊熊的篝火，篝火映紅了夜空。同志們齐聚在火堆旁，用盆子化雪水煮橡子吃，火烤胸前，暖烘烘的，寒風吹着后背，又好象挨着冰。火劈劈剝剝地响着，烟和热气縷縷上升。同志們圍着火吃橡子，吃的是那么香甜，嘴角都要流油了。

歌声直冲云霄：

圍火齐团結，普照滿天紅。

同志們，銳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唱着歌，同志們又踏上征途；在山坡上，小溝里……同志們又繼續前進了。

誤入拉拉屯

同志們穿着單衣，長期爬山越嶺，走一陣子就得站下來攏火烤一烤，老这样下去，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当然更沒有力量去打击敌人了。就是这样，不發生問題还好，發生了問題，遇上了敌人是不好应付的。解决冬衣是当前最迫切的問題。

怎样擺脫这个处境？我一直在想着。

星明，月亮，借着銀色的月光，我边走边筹划着。我掏出了小地圖看了看，又抬头向藍色夜空望去，仔細地觀察星星的位置，星星对我眨着眼睛，回身又望了望这漫无边际的老林，“啊，这里离四平街屯不远啦！”我自言自语地说，“哼，应当去搞一下！”我下了决心。“全体同志停下篝火取暖，賈連長到我这來！”我对着隊伍喊。賈連長跑步來到了我的面前。

我拿着小地圖，对賈連長說：“小賈，你看，咱們到四平街屯搞它一下不好嗎？”

“好啊！”賈連長不加思索地說：“我的手早就发痒啦！”賈連長是个和我年歲相仿的小伙子，有股子硬勁，說干就干，从来沒有回過頭。

“下命令吧，主任！”賈連長說。

“下命令容易啊，可是这个地方咱們沒有去过，敌情不了解，如果碰上大股敌人就不上算了！”我說着轉入了沉思。

賈連長一声不吭，坐在木头上，瞪眼瞅着我。

“唉，賈連長，你看这样行不？”我把我的打算和他說了，他一下子跳起來說：“好，就这么办！”

部隊連夜分三路向四平街方向猛進。我帶中路。黑道走慣了，步子很快。

四十里地的路程，三个小时就赶到了。屯子足有二里多地長，屯里的房子稀稀拉拉的。一接近屯子，狗就叫起來了，

接着人声、开门声相继傳來。

三路部隊全部进了屯子，賈連長帶人把屯子封住，以免走漏消息。进了屯子才知道我們摸錯了，这个屯子不是四平街，是拉拉屯，四平街离这还有七里地。进了屯子，天就要亮了。

这个屯子沒有日伪軍，也沒有警察局所。

天亮前这陣子，正是狗呲牙的时候，冷得要命。同志們都穿着破單衣、破膠鞋，齐聚在街头上听候命令，沒有一個人隨便行动，也沒有一个人到老鄉屋里去。仁义之师，秋毫无犯。

我們通过十戶長，把老鄉們請來了，向他們說明了情况。群众看到部隊这种情况，都流了泪。沒用我們講多少話，老鄉們就都跑回家去了，不一会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拿着棉褲、棉襖和靴鞋、布棉鞋來了，送給我們。战士們含着泪，接过了鄉親們的衣物。

無論什么时候，人民总是热爱他們自己的軍隊的。

十戶長告訴我，他們凡是有兩件的拿出了一件，有兩套的拿出了一套。我握着他的手，好久沒放！

統計了一下件数，每个战士都換上了一件。我給他們打了条子，并告訴他們，我們返回來的時候一定还錢。

“要什么錢哪，自己人！”

以后我們又經過这里的时候，这笔錢，真的还上了。

天大亮大亮的了，这里距离北安只有十來里地，不能久停，我們又鑽进林区。剛剛进入林子，刘司务長和战士小朱就